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之五

聖湖 高汝杖 輯 淮南 李長科 閱

高 千位 顯宗 校

孫中翰事

妙者不用
可附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正月遼東都御史李化龍疏倭六
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給○請○從○禮
部量封秀吉願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
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連諭燕將計時封使
已發竟不從○四川都御史邢玠奏傳至蜀察永寧西
陽豎馬千斛皆應龍姻媾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爲僂營
計先剪其枝黨以撤曉譬應龍會水西安臣羅請卹典

楊首之反
志由好
并激成之

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趣應龍就吏。得實罪。疆臣奉札至播。招龍謂龍來。當待以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而頭。而早爲計。當是時。七姓唯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閭匿其間。又幸龍反。因以爲利。舉道文移。輒從中阻。總督復使使請應龍所問狀。且撒撒。燕江。烏。注。兵諭奏。民勿擾龍。自是有悔心矣。

二月會試。以文淵閣大學士張位。吏部侍郎劉元震充考試官。取湯賓尹等三百人。○選擇尚主子弟三人入見。○上親以其名呈皇太后。后置金瓶中。焚香祝天。取其一選。○上卽時以緋袍履之。送入春曹。其兩人者。賜

金綺罷出送順天府庠。○廣東道御史祝上進、秦大學士、趙志皋、袁鼐昏曠、伴食模稜、乞聽速去、不則返照之。○
雖無多攝魄之符、且至必待與屍以歸、不獲首丘之願。○
悲哉。上以新進姑罰俸六月。

三月廷試、賜進士朱之蕃、湯賓尹、孫慎行等及第、出身有差。○重慶府知府王士琦奉總督檄、詣綦江縣、趨龍安、穩聽勸士琦屬綦江令及經歷等、往宣諭、應龍使弟兆龍至安穩、治郵傳、儲饗郊迎、叩頭致饋、資饋、如禮日、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者、以安穩多奏民也、使君幸在車騎、臨况松坎、敬布慶心、綦江

卷之五
在安穩

應龍如此
盡禮似亦
小心惟謹
矣其於不
悅也豈遠
史之生事
耶

令具達其言于士琦。士琦卽單騎往松坎。應龍果西進。道周並請死罪。騰行前席。叩頭流血。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獻廷中。士琦爲請。總督委兩贊畫。請安穩。應龍囚服郊迎。蒲伏。得獻黃金。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夷法得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仍革職。子朝棟。以上舍受事。賞光等。梟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其文罔。專事東方。天子亦以應龍向有積勞。可其奏。○以霸州副使蔡可賢。兵備甘嵐。經畧互市。俺荅素傑。每臨市場。邀邊臣出覲。儒者率憚行。輒多予金。繒以免。可賢慨然曰。國家方鞭笞四夷。而

如此然後

凡中國有

八

示人以怯不武。虜既輸欵，稱外臣而遂其詐，不信徒令虜得要挾而輕中國，非筭也。乃令軍吏前阿策馬入其帳中，叙賓主禮。虜大喜，且服其威，畧竟市一無所求，取歲省費無筭可賢。又作塞下曲，勒石市場，制府聞而壯之，以爲有汾陽單騎見虜風焉。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潘季馴卒，季馴當世宗朝，卽副工部尚書，朱衡治河有功，及至是，四受簡命，與河終始，及復故官，四上疏乞休，上難其代，固留之。踰年，稱病篤，始得請，慨然嘆曰：去而令代者，無懷伎，無見奇師，吾意不易吾法。卽漕渠可無大患，後徐州守開堤引水。

水侵不得渡言者遂謂河故道不可用宜更鑿渠礪山
出于房山下仍徙鎮口開毋令通河易開又謂淮水濕
漲浸泗州 祖陵以高堰故宜破堰以洩水或又言二
洪淺阻宜濬之使深河身日益高宜抑之使卑異議
起而譴及之矣李馴烏城人○削總理河道太子少保
舒應龍職爲民降工科都給事劉弘寶爲馬邑典史南
京工科給事中陳洪烈爲廣東惠來縣典史先是直隸
巡按牛應元奏言 祖陵水患日深奉 旨選老成風
力科臣會同總督河漕及各御史從長計議作速隨宜
疏浚以安 陵寢毋得偏執私見謾循人情至是御史

逆旨哈赤
消息之始

攝應科論勘河受賄者陳洪烈劉弘寶彭應參
河工挑濬每年糜費內帑不下百十餘萬工程再無堅
久完報反滋浸沒之患總督河漕等官故意遷延希圖
糜費大家浸漁故降弘寶等而削應龍之職并追究滿
季馴等○總督侍郎張國彥奏奴兒哈赤身率三十二
酋保塞有功且鈐束建州毛憐等衛得陞都督上命
陞爲龍虎將軍○降吏科都給事楊東明三級調極遠
邊方奪戶科給事中鄒廷彥俸一年時東明叅都御
史沈孝思而廷彥繼之上以東明主使教唆故降東
明而罰廷彥○京師地震有詔勅臣工痛加脩省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顯皇帝

四

高汝栻曰：火災、登見、地震、游聞、震于霍州、連震于京師、及昌平、通州、而雨雹、又見、告矣、是時講筵、久處、將就、勿繼、禮祀、屢攝、精誠、勿怪、龍樓、問寢、溫清、或缺、封事、踈于批答、而宮闈、遠隔、端揆、倦于延對、而啓沃、罔聞、骨骸、舞飛、而氣、清明、或特、喜怒、失平、而使、令摧殘、大與、無常、而夜、氣、清明、或特、喜怒、失平、而使、令摧殘、大甚、短、舞、隨、歌、佛、德、而瓊、林、太、廈、弗、戒、凡、此、皆、足、于、和、召、灾、而、僅、僅、綱、文、故、事、也、哉、

永寧土婦奢世績。上書曰：臣不天，白僕再世而危我

也。請以白就吏贖兒死。先是奢效忠，有二妾，世統世績，統生于崇禎，嗣職死，績子崇周當嗣，而幼，統與僕沙卜通，不肯立周，兩婦治兵相攻。五年，崇周為諸生，竟得嗣職，從討楊應龍，戰力甚有功。卜于白以蠱飲毒，周死，故績為之請。○勳衛李宗誠，表使往日本，所經行之營，在

在索貨無厭。次對馬島太守俄智夜飾美女二二人更番納行帷中。宗城安之。倭酋數請渡海不允。俄智妻行長女也。宗城聞其美。併欲淫之。智怒不許。適謝周梓姪隆與宗城爭道。宗城欲殺之。隆誑其左右曰。倭三三兩兩躡足附耳。似有變。宗城懼。棄璽書。夜逃。北明失路。自縊于樹。副使楊方享檄聞于朝。臣隣闕然。督撫直指首言倭情未常有變。正使自爲奸人誤耳。乃改方享爲正。惟敬爲副。立限渡海。○戶部郎中楊應宿行人高攀龍上疏爭辦是非。減否人材。有旨部院該科會議。二臣疏中。在位去位者不下三十餘人。而部勘止及應宿。攀龍。

東林名目

由此而分

至天啓末

年而更復

亂矣

劉四科、顧憲成、李宜春而已。東林名目，由此而分。應宿降湖廣按察司經歷，攀龍降揭陽縣典史，顧憲成爲民。○直隸巡按趙文炳、疏彈銓司蔣時馨，証甚明，亟宜罷斥。時已奉旨，着九卿科道會勸，而時馨伏出，疏辦波及京營都御史沈思孝、浙江叅政丁此呂事。上以強辦濟擾黜之爲民，而思孝與孫丕揚成水火矣。思孝謂此呂建言立功，不宜被察。丕揚謂此呂貪婪，跡跡豈得以建言輕恕，并以此呂訪單一十四紙，隨本進呈。上命迨此呂下獄，訊問。丕揚稱疾乞歸。上濫旨爾之。

于慎行曰：丕揚清謹品也。平生建樹表儀，取信海內。及掌天曹，甚副人望。而一二舉動，頗失大體。如以訪

單揭帖。按丁此呂之驕。罷免其官。此未爲過。及見丁
黨交攻。急于自白。遂將原揭帖。進呈。御覽。以明
不妄。而揭帖所開。賊至數萬。致激。聖怒。丁適戍。江
右之士。羣然交攻。而孫不能安其位矣。以揭帖察吏
已夫公平。至將私揭呈覽。尤非體例。且揭中。賊至數
萬。如果得實。豈止罷官。是自竇其縱也。
故按不揚爲大理寺卿。不附江陵回籍。出京時。單
騎一罷。行禮蕭然。不懼不作。居然有大臣風。及還。聖
某知府。與按院。迎合權奸。必坐不揚。以贖知府。捏其
受帶數端。當以重譴。而投文之吏。路爲虎所啗。及廉
得狀。再申不揚罪。而江陵去矣。此其人甚足爲重。但
其典選。患內人請托。難于從違。大選外官。立爲舉職。
法官中相傳。以爲至公。小民亦翕然稱頌。至今尚隱
行其法。而君子以爲非體也。古人見除吏條格。却而
不似。以爲一吏足矣。奈何銜鑑之地。自處于一吏之
樣。而無所乘成。亦甚陋矣。

降河南道御史馬經綸。工科都給事林熙春。三級調外
任。時籍沒張誠。霍文炳之產。言官逢。聖怒。而讀者一

時三十四人故事分疏申救輪該刑科侯廷佩首列職銜廷佩畏不置名斯時聖怒不測先旨止于調外任而大學士陳于陞疏救遂降雜職吏部孫丕揚又救竟爲民矣諸臣陛辭青衣小帽絕無一人敢用一馬一遞夫者長安青瑣蘭台幾于晝閉于是馬經綸林熙春抗疏請攸容言官悉遭貶斥而直聲亦大著先是廷佩之參張誠也上惡之旨曰何先無一吠之忠及經綸被斥京師爲之謠曰侯吠不如犬吠馬鳴爭似鳳鳴則其櫻麟益可知已

丙申萬曆二十四年正月下廣東道御史曹學程于理

東封之局
本兵欲使
侍于急就
公論大肆
遂激 聖
怒欲重創
以止擇而
帝侍御危
矣

東封之使久稽觀望。詭傳不一。至是方抵釜山。惟敬又
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翌善冠。及地
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南戈崖騎從。陰獻秀吉。娶阿里
馬女。與倭合。宗城故統。誘子誅親。從言倭叵測。乘夜縊
死于。是廷臣請罷封。而學程言尤懇。上責其抗違。下
之于獄。○三月初九日。夜乾清坤寧二宮災。下詔自責。
布告臣民。詹事余繼。登上疏。引劉向不學道。厥妖火焚
官。疏入不報。○大學士陳于陛卒于官。贈太保。謚文憲。
于陛計聞上命。皇長子曰。陳闕老侍若。離讀若宜。鄭
其喪。乃遣中官致金帛。此國朝所未有也。

按陸父文瑞公，本朝父子，取高第者，自陳王黨劉外，雖成都之博雅，未免不理于口，歸陸一人，皆結愿特在翰屏，不久借意。

起禮部尚沈鯉、大學士人關辦事。○命御史陳邁、文高舉、嚴勘、總督蹇達、薦賄皆誣，惟債師吳維忠一事，自有坐。吏部尚書孫丕楊、都御史張員吉，復奏達、楊智能行，情懷蒙怨，咨極身無二。請侯終制，召用報可。○楊應龍、勞餘慶、土吏毛乘雲、棺殲其屍已。又掠大阡都壩，焚劫餘慶草堂二司，遍及興隆、徧鎮、都勻，各衛已。又遣兆龍引兵圍黃平、戮及重安司長官張喜一家，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終不悛，每念五姓七司，奴輩害我，必盡力。

遂釋忿而次子可棟贊于獄者又死則益心痛分遣夷
目置閣據險僭立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搜戮秦民
劫掠屯堡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推鋒名硬手州人稍
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莽苗諸苗願爲出死力

八月吏部左侍郎趙用賢卒。贈禮部尚書賢生平慷慨
激烈剛方勁直被杖歸江陵怒未解洵洵將具大獄
因違會得免後起家禮部疏建儲疏宥言官李沂疏黜
中官張鯨侃侃丰裁且夕將入相會監生吳鎮肝奏遂
有中傷者亦有暴白者昌言滿庭甚有掛冠去者賢稱
疾疏十上得允至家嘔血數升死。崇禎元年贈少保

議益加師。○九月大學士沈鯉陛見具疏言感恩圖報望上以言圖治又極礦稅之害上褒答當長至節

經詣宮門稱賀上使大璫矩宴之譚及開礦事鯉言

洩山川靈氣傷陵脈關係聖躬與聖子神孫不細時

上已使小璫偵輔臣何言已又問矩以實對上領之其

後卒罷鑛○十一月楊方亨沈惟敬奉冊如日本鳥撒

益平秀吉齋沐三日郊迎節使受封行五拜三叩頭山

呼禮禮畢欵使者備至朝鮮王諒遣光海君致賀已而

聽嬖臣李德馨言使州判奉白土紬爲賀秀吉告惟敬

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人道悉違天朝約付還今

後封使入

指至款婿

上以珍珠

幣紙又防

東廠官漏

言百計彌

縫是掩耳

偷鈴之計

也

以卑官微物來賀辱小邦耶。辱天朝耶。惟敬慰諭之。秀

吉日。今留石曼子兵于彼。候交聞天子處分。然後撤還。

翌日具貨物數百種奉貢。遣使齎表文二通。隨冊使渡

海至朝鮮。廷議留使于朝鮮。取表文進驗。其一通謝恩。

其一通乞聖天子處分日本。朝鮮兩國是非。衆皆以爲

飾說。後皆敗露云。○山西巡撫魏允貞懇停開礦之役。

董其昌曰。歷代理財之事。無及礦場者。書稱大禹任

土作貢。惟金三品。而宋臣劉彤曰。古費多而有餘。今

用少而不足者。乃古取山澤。而今取諸民也。豈卽礦

類耶。此疏請先開一方以試。蓋開亦不過一二月卽

止

給事中戴士衡奏言內監陳增招權橫行漸不可長乞

賜杜絕以遇將來不報。○河決黃烟口有言宜塞者有言不必塞者。謙濟沂河以濟徐邳運道。砌歸仁堤。擁護陵寢。以都御史楊一魁總督之一魁。卽請緊要水司官行久任之法。

丁酉萬曆二十五年正月。雷火焚長陵明樓。虫食諸陵松栢。大雨水逆行神路石橋。及諸邊牆台榻損者過半。○戎政尙書蹇達上疏自免。以謝災異。并乞太僕十萬金。通倉米十萬石。以賑罷礦稅釋累囚。賜環諸臣。以言責官守得罪去者。又奏工部。通薊昌遼保餉金八十餘萬。兩部旣匱乏。兵又不能束手。就斃請發內帑濟之。不

苗匪非我
族類難以
法繩若不
繩以法則
又有出神
之患則
國家之養
苗如養
子也難為
政矣

康熙甲午
覆印督亦
也而就取
以擬安地
方保全物
命為念以

報○湖廣苗變湖廣寶慶府步城縣楚之西南絕傲控
五洞六寨之阨口苗夷環繞僅西北通武崗一路寨所
居不甚輻輳大都苗居十九民居十一地產之利苗獲
十九有餘民得十一不足賦稅則民又十倍于苗雖苗
之戶口田糧載于冊狀同歸天府然苗田從來免其清
丈糧米惟任自辦苗崗之外逼近廣西古田天水一帶
皆散苗盤踞出沒為崇知縣元某進崗丈田崗苗雷展
聽等糾黨阻丈厲詞惡聲深受窘辱體統掃地後獲印
照磨榜蓄祚條議撫苗方畧順其土俗治開蒙諸奸取
苗之傲鷲者稍懲之以定一方之變知縣改官去○兩

視元令何如

封豕

平秀自小

可飛亦開

豐巨行長

豐巨家崇

等勳稱也

石司馬誤

馳敬之游

說借款息

兵雖爲國

而堅于持

據遂使通

國之官殆

至潰裂而

身亦隨之

可惜

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能報去年從釜山渡海

倭于大阪受封卽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三子不往謝

禮又微所以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

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

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等擁二

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本末委罪惟敬并本兵前

後手書進呈御覽而惟敬辱國及本兵彌縫罪狀奉

旨勘如律○以兵部尙書邢玠總督蔚遠改麻貴爲備

倭大將軍經理朝鮮僉都御史楊鎬駐天津以申警備

許重熙曰先是總督孫鑣別令其下某請國致禮清

正約役行長付封與情正成功爲清正所斥孫鑣阻

乃欲壞破封事與石星相訐刑部尚書儲大克欲代
星位。撓其功。朱位在內閣。必欲以武功表異。于是科
道爭論星等辱國。就逆。孫鎮亦
罷職。遂以邢玠爲總督云。

皇極三殿災。下詔戒厲羣臣。并下罪已詔于天下。庶吉
士劉綱上疏。謂天災重見。譴告可虞。語侵趙志臯。掌院
侍郎曾朝節。謂其訕及首輔。以考察鑄秩。劉竟恚死。

董其昌曰。應詔陳言。卽皆及乘輿。不顧况此肩事主
者乎。庶常無言責。以忠憤行此危言。至沒身可惜。

御史况上進給事中楊應文各疏言建昌株木之害人。
夫度瀘觸瘴死者遍野。吏胥假公行私。以沙拔爲奇貨。
○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爰兔入犯遼陽塞。副
總兵李如梅與戰。身被十餘矢。僅却之。○經畧朝鮮邢

玠至遼，行長建樓，清正布種，島倭害水索朝鮮地圖，是以決意用兵。然麻貴望鴨綠東發，所統兵止萬七千人，請濟師。玠以朝鮮兵，惟開水戰，是以請募土漢浙川兵，并調薊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松水兵，劉挺督川兵聽勦。貴密報，候宣大兵至，先取釜山，則行長禽。清正走，玠以爲奇着，乃徵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刑部侍郎呂坤，疏陳天下安危，言織造採木開礦，皇店之害。時戶科程紹亦言開礦事變多端，凡三四上，俱不報。○大學士張位等請于開城平壤開府屯田，因山鼓鑄，以資軍興。又言招商。

○示朝鮮朝鮮恐中

朝吞併以地土。嶢嶠爲辭。議遂寢。○吏部尙書陸光祖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光祖見儲議未定。巨瓊張鯨懷二心。因與耿定力合疏斥鯨不法狀。復救給事中李沂復疏請建儲。誅鯨以明示天下。光祖貌不中人而癯。復不脩飾邊幅。取與一介不苟。聲旺洪亮。雙眸炯炯。上嘗呼爲着破靴郎。中後請謚于朝。科臣趙璧猶以前推闕。臣事爲疑。然輿論難違。遂得謚焉。光祖加興人。六月倭數十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安窟。放丸如雨。藏朝鮮郡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逼梁山。熊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經畧檄楊元就其

管執之縛王貴管玠以楊元通用如神令守南原
倭奪梁山占三浪遂入慶州侵閑山夜襲漆川島統制
元均風靡遂失閑山要害○閑山島在朝鮮西海水口
右障南原爲全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
皆可揚帆而我水兵止浙三千甫堪放順經畧檄且哨
且行赴匡山協守閑山破則守王京以西之漢江大同
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倭圖南原守將楊元簡倭至
驚起帳中乘城跣足而遁城破而州民爭竄矣城去倭
聞惟敬被執盛兵西下清正圍南原破之逸人衛揚元
西奔玠時在遼陽大驚麻黃請于玠欲弃王京退守陽

綠江海防使蕭應宮以爲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叱
貴止之。玠召參軍李應試問計。應試請問朝廷。王畫云
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勦陰撫。政府八字。密畫無泄也。應
試曰。然則易耳。倭叛以處分絕望。其不敢殺元。猶望處
分也。直使人諭之曰。沈惟敬在。卽退矣。因請使李大諫
于長行。馮仲稷于清正。玠從之。○議降順天副主考焦
宏。是年卿試所取士多用老莊語。文覺奇僻。中式者革
黜。停科有差。因併坐。剛考焦竑。○總督邢玠徵兵皆會
上發帑金犒軍。併賜玠上方劍。便宜用事。而以御史陳
效監其軍。兼按遼。邢玠因請發臨清德州倉米堆放天

津募船運入軍中。○下兵部尚書石星于法司併奸人沈惟敬等俱坐大辟。

九月倭至漢江楊鎰遣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責其動兵有乖靜候處分之實行長正成亦尤清正輕舉不進王京而退貞明返至中途爲人所刺死麻貴遂報青山稷山大捷應官具揭上曰倭以惟敬手書而退青山稷山並未接戰何得言功玠猶怒遂劾應官惟怯不親押解惟敬並追。○經界邢玠使李大諫通行長約勿援清正麻貴遣黃應賜助清正約和而卒大兵奄至其營今陳寅攻山寨寅身先士卒冒彈矢勇呼而上所擗兩重

未見倭來
則其警送
策馬而奔
何懼也
至將如足
何以今衆

鎬之作用
如此滿朝
豈有不知
皆與日何
以謀其終
暑遂使斷

清正白袍躍馬督倭拒守。至其第三重柵垂拔。揚鎬密
令茅國器竊割倭級國器以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遂
鳴金收兵。詰朝如梅至。攻之不振。朝鮮臣李德馨詭報
海上倭船揚帆而來。鎬不及下令。策馬西奔。諸軍遂潰。
清正縱兵逐北。我兵死者萬餘。遊擊盧繼忠三千人殲
焉。鎬貴奔星州。撤兵還王京。會同邢玠露布言蔚山大
捷。詣營上簿書。士卒亡者二萬餘。鎬大怒。駁正。止稱百
十人。贊畫丁應太問蔚山之敗。慚惋。諸鎬問後計。鎬示
以內閣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票未下旨。揚揚功伐。應
太怒。駁進退情實。首論位一貫交結邊臣。扶同欺蔽。鎬

附勢煽禍。餘敗張功。及麻貴。李如梅。按律悉當斬。并鑄
駁改。陣亡兵馬。卷冊封進。上覽之。震怒。欲付之法。內
閣趙志臯力救。迺已。鑄正聽勘。因遣給事徐觀瀾查勘
東征軍務。上怒張位以其密揭薦鑄。朋欺僨事。削籍
爲民。○山西巡撫魏允貞奏言。巨璫出領礦稅。爲民鑿
齒。寡審而礦璫爲甚。璫亦反噬。以激上怒。允貞又上書
言朝政得失。譏切宰臣。不能輔導。挽使刑餘之人播惡。
上切責之。○楊應龍臨令江。索其仇袁子升。詎號下。爵
割之。○以天津巡撫萬世德代楊鑄經理遼左。○降翰
林院脩撰焦絃爲福寧州同知。

三曰先生
曰降而
曰非矣
曰必以位
為榮

統以文行為士林祭酒二十餘年年望六始魁天下其文羅絡經史貫穿百家與之處如遊瓊林武庫是年主順天試雖以取士決裂文體為言者所糾然定由于元子出閣定講官六人統與焉時因太倉有言宜勸一書進覽統遂纂三上三多三不惑并奏正國說未上講官不說統亦寢不復理後陳矩至適于案頭取去數部達上諸老大恚謂由他途進固大拜又刑部侍郎呂坤綦闕範一書索序于統統有數語置案皇貴妃弟鄰國太見之乞取添入后妃一門而貴妃與焉衆大譁遂以此誦官

戊戌萬曆二十六年正月起工部尚書溫純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東征失利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精講海運為持久計○經畧邢玠分三協為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動中路李如梅尋調遼師以

二月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沈一貫禮部侍郎曾朝節充主試官取顧起元等三百人。○迨雲南都御史陳用賓下于理阿克者其先武定酋也郡守失諸夷心遂謀爲亂守逃至會城委其印于藩司克隨以兵聲言武定故我土也予我印則罷兵不則且虔而窮人情洶洶多謀應賊自鎮城而下皆惴懼請于用賓用賓曰姑予印遂以武定印予之而兵退用賓反以捷聞謂斬首四千四百級俘獲一千三百人零星擒馘者不計用賓撫滇已十六年至楚言官論受賄通夷阿克尙不知下落武

定時何在。明是殺良民以希功。科臣段然謂用寶策金。至京打點。入其珍玩者。許以票擬。始敢上疏。旨下止于奪俸。後言者益多。遂以喪師失地。迫而下之于獄。

三月廷試。賜進士趙秉忠、邵景堯、顧起元等及第出身。有差。○河南巡撫曾如春奏言河南逆黨豎旗倡亂。驚駭地方。奸民位世身。勾領吳瑞、張掛、黃榜上書起首。先奪陳州。後奪汴城。疏入不報。○吏部尚書陳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恭介。有年爲銓郎時。以成國封王事。與吏部侍郎王篆不合。即乞休。客有以硯硯難者。曰小臣與大臣異。大臣忍小就大。小臣不得其職則去。吾愛吾硯。

硜矣。及爲冢宰，與當途桷鑿，復疏歸。議之者曰：「旣爲大臣，何不能忍小也？」豈其硜硜者，始終一致乎？有年日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如此而已矣。噫，謚爲介也宜哉。有年浙江餘姚人。

四月科臣戴士衡指閨範圖說上言苑枯之形已分，語侵鄭貴妃，知縣樊玉衡援引歷代以來矯庶廢立之事，以爲鑒戒，而都督鄭承恩疏辨，目爲二衡以激。聖怒，命謫戍。○禮部余繼登疏請，聖明早選淑女，以舉行婚禮，不報。前禮部題請已奉明旨。迄今三月，未蒙傳示差官，故再上疏促之。○奪保定巡撫等官，李春盛黃

紀賢江人。奏條有差。以天津店稅銀解進遲延故罰。

五月戶科給事包兒捷疏奏開礦之害。陛下謂徒取

諸山澤在礦使實奪取之間。閻九所經臨。慘毒萬狀。吏

科給事趙完璧言之。陝西道御史許聞造言之。河南巡

按姚思仁繪圖貼說。又詳言之。不蒙採納。提鑿入山者

二載。虎狼出押者半天下。勢極時危。安所底止。不報。

○戶科給事中郝敬疏。東師久役。振旅無期。直陳安危

緩急之宜。華夷輕重之勢。願熟計之事。下部。○陝西巡

按許聞造疏。奏五行泊陳上。干天怒。乞省悟改圖。卽未

能傾內帑歸度支。而姑停金珠闡推之。使卽未能行郊

此疏移而
梓異而修

三朝卷五十七
祀舉朝講而姑存畏天法祖之心。卽未能定冊立威大典而姑從加冠婚選之請。卽未能盡還播矣。而姑弛不許。朦朧之禁。卽未能慨然行取。而姑容陸續推陞。以補台省之缺。未能嘉育學程。曲突徙薪之謀。而姑放還鄉俾忠智之士不至以學程爲戒。既留中。

九月劉綬兵逼行長營。使吳宗道約行長爲好會。行長計以五十人往。綬大喜。分布諸將。四面設伏。令健卒詐爲綬。而綬詐爲卒。執壺觴待。令軍中日。視吾出帳。卽放砲圍。俟衆亂斫。翌晨行長果率五十騎來。僞綬磨折迎于帳外。及席。行長顧執壺觴者曰。此人到有福氣。綬驚。

徐觀瀾亦
直臣也不

愕置壹壺。出司旗鼓者。驟傳砲伏。兵盡起。行長騰躍上馬。從騎一字雁列。風剪電掣。旋轉格殺。遊擊王之翰。率黔苗兵來援。倭已奪路而去。明日行長遣人謝晏。綆亦遣官謝。謂昨登席放砲。敬客禮也。誤生疑心。行長唯唯。遣使遺綆以巾帽。綆進攻城。行長潛出千餘騎。扼之。綆敗北。喪士卒千餘。陳璘亦矣。軍遁。覆舟溺死者萬餘。綆璘互相訐揭。玠槩不以聞。麻貴至蔚山。望之空壘。及趨而至。忽然旗幟蔽空。貴策馬而逃。喪兵七千。董一元使茅國器。約正成完封局。正成陽聽之。奄殺我兵殆盡。僵屍四十里。勘科徐觀瀾開報。大罵諸奸。來奏四路喪敗。

青樓歌
功

伏闕之舉

我朝兩行

之俱備

獨此獨舉

然而退愈

敬聖度之

汪洋矣

旨下部再勘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徇一元等各帶罪
立功初上見丁應太疏謂御極二十六年未見忠直如
此人者昔其名于御屏一貫俱賄玉熙官宦官知文溪
滇東征戲文焚惑聖聽上乃霽威復召一貫入閣而
臺省急攻志舉註籍不出○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奏
請下考選罷礦稅釋係累諸臣不報越一月溫率大寮
伏闕泣請上震怒問誰倡者左右以左都御史溫純對
上乃霽威宣旨曰徐常檢發衆呼萬歲而退○命追山
東益都知縣吳宗堯赴京訊問稅監陳增權稅山東籍
勢作威毒派黔首宗堯故與之抗摺因訟于朝宗堯降

幸秀吉之
死耳不則
却玠諸君
亦未必遂
能報命

處。于是山東巡撫尹應元、參將罪狀二十餘條。跡如山。置之不下。反命捕繫宗堯于鎮撫司獄。○孫丕揚罷。以李戴為吏部尚書。○平秀吉。七月九日死。諸酋久有歸志。玠歎軍中數萬金賄諸酋隨之渡海。求秀吉之子。永結和好。諸酋欣然揚帆。同日南去。經畧萬世德。自六月受命。遷延不敢前。比聞倭退。兼程馳至。會同邢玠奏捷。遣三百人分送三酋渡海。而三酋亦遣百人送玠渡鴨綠江。玠即縛之以獻俘。督學御史李堯民知之。因告廟宣捷。上言諸臣欺誤狀。師危不至于欺。何更矜誦。貽天下笑。上絕然抵疏于几而罷。

十一月勘科徐觀瀾抗疏參沈一貫蕭大亨邢玠萬世德四克黨和賣國疏至長安戶部侍郎張養蒙尼之不得。上時觀瀾方駐遼造冊俟冊完復命身歷釜山蔚山忠州星州南原稷山查核各處敗狀據實入冊。大車危之一貫藺觀瀾前疏有抱病語票准回籍調理改差

君親瀾者必欲獲寔上聞可謂有持操矣

給事中楊應文代完勘事應文盛稱玠鴻伐而中外莫敢有言。以上二條俱出本朝要紀

楊應龍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時兵備副使王士琦往征倭而應龍益統苗兵調原奏仇民宋世臣文鑾及羅及恩

與虜媾
最爲可恨
人言寧爲
太平犬毋
作維亂人
良然

金人代罪
蓋蘇文獻
廢木宗者
仍極習殊
諸大臣其
未敢耶

等知孽家匿偏橋衛城、襲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
得鑾、承恩及子女、慘戮以徇、令諸酋對父奸女、面夫婦
妻、或裸體坐于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
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愈加橫肆、巡撫貴州江東
之、疏請防禦、而四川巡撫談希忠、請于合江、綦州各置
遊擊、扼關門安穩處、○安南黎惟潭、自以恢復放罪、進
代身金人、乃爲立向肅容狀、禮部關驗、嫌其倨、令改範
俯伏、錫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惟潭不得蒲伏、天關恭
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

高汝栻曰、元人旣征安南、其王陳日烜遣使入貢、金
人以代罪、此安南金人始也、嘉靖中、莫登庸歸化

惟漢宋英
氏之聲
有田土部
謀請校以
和親使
始一方

三朝卷五

二十

朝廷赦而封之。貢代身金人以謝。至此蓋再貢也。
按莫登庸以黎氏之相，盜有其國。朝廷發十餘萬
兵討之，竟不能入。莫氏奉表求降于鎮關外。黎組王
貢天兵，遂罷乃廢其王號。建安南都統使司秩從二
品，其所部十三道，改爲宣撫使司。十三名，設宣撫同
知一員。然莫氏帝其國中，自若也。登庸子方濂，方濂
子福海，福海子安瀾，安瀾子茂洽，萬曆
丙子入貢。巴五世至此，惟譚份復云。

己亥萬曆二十七年正月，罷貴州巡撫江東之，以郭子
章代之。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
三省兵事。黔撫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
往勦楊應龍。龍遣子朝棟、師兆龍等迎于飛練堡。我師
奪三百落，賊佯走天邦，因誘我師殲之。國柱死，應龍初
無意反。既覆我師，遂不可止。我師決欲征勦，命東征將

征倭告捷

神宗朝取

稅依川言

也督稅太

監惡不可

當

以到任十

六日之官

罪而詐請

之可憐矣

其妻以夫

陷于刑辟

終于直傍

更爲可憐

士劉挺、麻貴、陳璘、董一元回兵南征。○征倭告捷。上御

門受俘。梟磔平秀政、平正成等。傳首九邊。○江西湖口

督稅太監李道、叅南康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

朋謀抗旨。大肆詭譎。債侵國稅。戕殺廠役七命。上怒

命錦衣衛迨至下于理。寶秀至任纔十六日。初任大理

廉平有聲。繼任南康。奸璫膚慙。久錮園扉。其妻陳氏送

至半路。悲慘不勝。竟自縊于檻車之傍。○上命錦衣衛

關象所千戶常夢麒、同御馬監奉御陳奉徵收湖廣等

處店稅。徵銀六萬兩。有奇。按季解進。上以湖廣荊州地

方原有辛效忠店房。曾經遼藩竊據收稅。後有居正因

原解補
定王路無

香月

已私意乃爾革免且租稅俱被土豪侵費殊非法紀着
原奏官會同撫按作速奏明不許徇私隱匿于是湖廣
延撫支可大奏湖楚爲聖祖龍興之地內錯江湖外雜
苗商土力瘠磽故稱澤國物產非有綠纁綺繡之奇也
厥貢非有瓊琳珠貝之珍也比歲災後游珠凋瘵未起
邇遭採木重役焚林竭澤十室九空海內虛耗之邦未
有甚于三楚者查得本省舊有各項稅課如荊州前有
遠府後有張居正各店房先年已經沒入變價解京盡
屬民間之業今僅于沙市徵收稅銀及各府原設有稅
課司有門攤商稅有茶鹽油布雜稅等項每歲徵收內

痛切言之
盛中肯綮

以給解京濟邊之用。外以充宗藩造葬之資。大之供官軍俸錢。科舉兵餉之需。小之作紙御公費。工食衣糧之數。其全書捐報。紀載甚明。今復奉差內使。督徵稅課。若併前各項收入內帑。則百用乏絕矣。若迫于用。紬復謀加派。則下民其怨咨矣。此猶以在官言之也。而其在民。則原題所未及。爲其不與商稅等也。今差來官民。一入楚境。口口以處虧稅額爲辭。而左右之撤置者。旣多。奸宄之投入者。羣集頭會。箕歛秋毫。必悉行。貨有稅矣。而且筭及舟楫。居貨有稅矣。而且筭及廬舍。米麥菽以滋養。殮也。而有稅。鷄豚以供肉食也。而有稅。耕牛一農具。

耳而稅焉。騾驢一畜產也而稅焉。搜刮于十五郡之中。遍及于一百十六州縣之內。白役煩差。絡繹道路。廩糧馬匹。應接不遑。一歲之中。騾驢錢糧。動益千計。雖欲不擾地方。不可得矣。以故旬月以來。羣情洶洶。衆口誼呼。居者閤廬而徙。行者納屨而避。弱者俱怨于言。强者輒怨于色。臣等百計安戢。紛然靡定。楚習故獮。得又以橫政虐之。恐將來多事。有莫知其所底止者。伏乞皇上收回中使。停罷權徵。仍照各關津事例。條立款目。一遵明旨。如客商貨物。販積店房者。各分經紀。槩行抽稅。用以輸課。不報。

吏部右侍郎鄧以讚卒。贈尚書。謚文榮。

讚。江西南新建人。自翰撰。領銓曹。俱以在家強起。至再。三而後拜。洞徹性體。蕭然陋巷。几案床榻。塵埃滿座。而神煥容。藪海內重之。

○自吏部尚書楊巍與內閣不相下。故文選郎數見譴逐。人以銓部爲懼。府是年主察。屬員外甕幼金。適上將四司告假。官一筆行勾。而幼金與焉。令以他部郎充數。于是禮曹郎熊鍾文。朱敬循。竟得考功。御史牛應元疏論之。○戶科給事包見捷疏論礦店滋蔓。又疏論歸清稅使擾民。必致生變。又疏遼左貼危。礦市爲患尤烈。一月三疏。指數內使切直。時論忌之。降爲典史。未幾臨

清百姓亂。歐稅使馬堂幾死。朝廷之威大養。而見捷之言。若左券云。

四月雷擊太廟。秦晉齊地皆震。南都雷火。西寧鐘不墜。自鳴。紹興地出血。禮部尚書余繼登上疏言變異。上以深自警。揚并戒羣臣。增脩其職。○薊遼總督邢玠劾贊畫主事丁應太逼死監軍御史陳效。初效同徐觀淵會勘。自誓曰。效若庇同年楊縞。則不生還。後竟會言及。應太疏出。乃曰。吾爲羣隳所誤。官何足論。奈不諱于名。簡何無奈。張閣老書來。吾恟無及矣。至南原。又曰。夢陣亡諸鬼索食。吾其殆乎。與萬世德對坐言談。舉茶遠仆。

保以平秀

吉之死固

而精端非

戰之功也

應太以珍

爲賂倭料

臣即以應

太以應

太以

此未嘗可
惜玆謂效
之死者感

太所逼不
勝忍憑以

激聖怒

可作御史

氣亦即置

說交後建
師言觀理

是非自見

勢如出柳

之寵賢良
死雖不恣

武臣有此
功節

頃刻而死。○楊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勦兵犯綦江，奔也。
趕水、猶兒、岡婁、國等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
朝棟守沙溪，緝麻山，防永寧，宣撫與貴州。○五月遊
擊張良賢、房嘉寵敗清綦江，失守，賊劫令縱囚乘勝長
驅出綦江庫犒師，依倉就食，盡取貨財子女以去。老弱
者殺之，投屍蔽江下，水爲赤。先是應龍督苗兵圍綦江，
城數匝，嘉寵誤焚火磚，反傷城上兵，賊乘勝登城，嘉寵
率師巷戰，蜀兵爭謀走水上，嘉寵先殺其妻，與賢良赴
敵死，應龍退屯三溪止，言爭界，猶典曲宥，時重慶密邇，
無備，賊遂乘勝長驅全蜀門戶，驍矣。○內使高淮上言
皇明失專錄卷五 王初卷五 顯皇帝

功罪明則
人心服東
征之師大
有可商是
非至今未
定

遼寧御史徐宗濟劾其越俎于政漸不可長。淮非知兵。全憑叅隨游客代之屬草。以談邊爲管。與規鎮守。

七月。給李楊應文。勘報東征功次四路會斬如那玠所。奏那廕錦衣世襲。世德蔭子入監。擬彝貴各升級。一元復職。鎬以原官叙用。陳效亦蔭子。觀瀾不與焉。

八月。刑科陳維春具言京畿之內。羣奸滋漫。時姪寃雜居。布滿郎寺。如樂新熾之代草。內批。王一鵬之託身。厥衛上大夫爲其奔走。爲其陷傾者無數。雖有論劾。莫之敢動。

一後王樂諸人。至京論死。爲侍郎壽允升。快殺之。最後正文言亦師其故習。遂貽縉紳之禍焉。

小人言利
知石長水
古子言案
如水按石

錦衣衛冠帶總旗申敏奏湖廣興國州銀爐山原有金銀礦洞請欽命御馬監右少監李先同去開採金銀併丹沙等物悉數解進奉旨歸併陳奉督率開採○科臣郝敬陳聚民開地務本生財至計○吏科程紹秦輔臣沈一貫稟認錯誤一貫雖自認錯竟以紹為民○陝西秋道山崩山長二百餘丈忽崩裂長一里其下冲成一池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山未崩之先每夜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稍稍又聞鼓樂之音如此者十數夜○罷雲南巡撫薛慶雷命該省撫按議勘阿克于印時慶雷為廉憲力爭以為不

可其右伯則曰事急矣毋以妄言撓遂予印茲以此罪
雷渙人在京師者頌言于朱賡旨遂擬勘而暫聽其歸
勒白而夔雷逃矣斯時稅璫楊榮暴瀆諸司束手璫欲
以事縛臬司椽併鑿朱布政墳有奴歐主反構璫籍其
貲夔雷一裁以法嘗與璫飲諸僚俱其毒多挈尊墨往
夔雷慷慨浮白不設猜防璫亦以此服之一日恚甚欲
以稽遲稅誣奏夔雷其黨環泣薛公得渙人心訕薛公
則禍立至璫懼追寢其奏夔雷候官人○降襄陽府知
府以下李商耕趙文煒高則巽各一級調用迨推官華
鉅經歷車任重至京訊究稅監陳奉叅察臣曹楷陽誣

陰害抗旨撓法等事併劄李商耕等。斯時奉至黃州團
風鎮。輒有射人溺人之舉。撫按業已會題奉疑案。臣主
之故中禍諸臣。方其由武昌抵荊州。商民鼓噪者數千
人。拋磚擊石。勢莫可禦。道府諸臣身扼其衝。殫力防護。
獨推官華鉉以公事偶至夷陵。疑其避嫌潛屬。又謂其
禁革差官之冠帶。阻截司役之書筭。故受誣獨烈。黃州
之稅先爲湖口。太監李道差委經歷車任重徵收。與陳
奉爭界未定。奉旨停徵。及稅課襄陽。開徵未久而商人
三百六十行聚衆鼓噪。知府李商耕治其衆。隨等至于
荊門一州。原非巨鎮。強立稅課。自無商船往來。而曰知

州高則異不容晝行舟行稀少則稅無從征而日則異肥吞入已究哉○楊應龍知朝議不赦遂焚東坡欄橋楚黔路梗黃平龍泉所在告急劉綎兵已至總督亦就近移重慶而賊據徧橋等出掠與隆鎮遠實爲要害楚不得入黔滇不得出楚將無黔且無滇矣議置勁兵萬餘通道總督郭子章爲諭苗雜書招慰賊黨

山東巡按王業弘奏稱遼左失事情形

董其昌曰邊臣欺蔽掩敗爲功所從來久矣而按臣扶同不獲寔上聞寧欺君父不取怨于朋友朝廷孰從而知也如業弘可謂克舉其職者矣

鳳陽巡撫李誌極言東南民力已竭即日解印去官○

命應天府取帘屏龍旂龍籬諸上供物。府丞徐申上疏言費將鉅萬，弊不可言，必不得已，請增爐鼓鑄以濟急，報可。○武功衛右衛百戶韓應桂奏土民夏因湖報湖廣一省及京山縣等處具有真礦鉛砂大青等物，併進地理圖樣乞差御馬監右監丞劉恩前往開採。上允其言而歸併其權于陳奉。是時首開興國州之銀爐山，得鉛未得銀。繼開麻城之李家山，又得砂未得銀。工費浩煩，得不償失，卽陳奉亦經營勞瘁而苦于奉行。應村以武弁狼貪，籍口爭尺寸之利，國璠以猾吏蠶毒，假公報私，賂之仇欺罔聖聽，以圖僥倖。巡撫支可大疏

可大有補

皇明法傳錄卷三朝卷五

二十七

參欲置韓應桂等于法上免其罪而撤回焉

雲南道御史葉永感疏奏差璫條議播雲無窮乞亟賜
停遣立誅首禍不報

高汝秋曰武弁一麟馬承恩輩有京口儀真獻店
設攤之請原京口無遺而儀真等處之稅如故已
科臣逆疏榮允大監暨祿條議藉口復舊稅靖樂疏
內開沿江各府州縣內外河道有裝販私鹽貨料等
物並容統屬覺察承恩曰沿江上下祿日各府州
縣承恩曰要津通衢祿日內外河道則內外盡歸統
屬而益天地間皆
所稅也蓋亦異哉

兵科給事侯先春疏奏元朝權全屬國恩至厚而士馬
物故軍興之費不貲奈何復戍守疲中國以重異域乞
撤兵上從之○始撤朝鮮戍兵先是那玠世德與朝

鮮王李册議留兵善後。貽固拒不從。曰：不戰而去，何必善後？小邦無糧，不敢留兵。監軍陳效怒曰：不留兵，豈成戰局？因強留兵萬五千。朝鮮不肯給餉。戶部尚書陳渠謂七八年來，所費本色百萬，折色四百萬，必朝鮮辦餉，方可議戍。署兵部蕭大亨心知朝鮮苦此，遂議撤之。

如倭去。王京屯釜山。首尾約五歲。如鷲島之區形。則之者曰。倭初因糧朝鮮。故勝入不反。兵後朝鮮。碎無見。糧倭雖六十六州。實止及中國一省。鐵輪碎難取給。航海運糧。風不利。候粟支一年。有是無退。或曰。沈惟敬許倭七事。約割忠清全慶三道。朝鮮王親自謝。小人厚。因所許至有。不忍言者。倭坐獲全。其可無戰。或曰。倭懲于壞控。銳借封貢。以愚我撤兵。取勝于釜山等處。與夫全慶東萊等州。聯絡相角。可攻可守。倭因滿管。退以愚我。搜兵監獄。乃借登朝鮮。負約伏誓。立空死。此皆倭得策也。我以接船擴海之師。四

將軍二十六編裨賈金銀數百萬，竟收一死關白。而猶留水兵三千，以此必非計也。茲得旨盡徵。

宋國信
隔不絕而

義獨說

見其其中

曾之未製

者

司禮監太監田義請罷礦稅抽採之役，疏留中。

庚子萬曆二十八年正月，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守備楊惟忠擁兵二千，以勢不敵，先期託言議事，遁鷓鴣溪。上官安民志部率五百拒守，被擄吏目劉玉鸞偕妻子並死于賊。

徵調天下兵咸集，各土司亦用命。總督分爲八路，川從綦江南川合江永寧八，貴從烏江沙溪白泥龍泉入，時楊朝棟統苗數萬，分三路迎敵，鋒甚銳。我師夾攻，數陷。陣朝棟驚走，幾爲我獲，諸路捷音相繼。

仁至義盡
之核大有
關係

三月移 皇長子居于慈慶宮。再諭內閣。冊立有期。羣臣不得賣復。○童元鎮率兵前突烏江賊。誘永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筭。我師一克桑木關。一克烏江關。再尅河渡關。陳璘擊四牌賊。各披靡。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國。至此爲其所誘。遂敗績。事聞。迨總兵童元鎮下于理。○通政沈于木奏言。建文帝御宇。顧不得一盂麥飯。下同齊民。于諠未忍。且 文皇帝嘗以天子禮葬。近奉明詔。褒死事諸臣。臣皆有祀。而建文獨不得祀。于德意未稱。宜詔禮官定議于南都。或祔食 高皇帝。懿文太子之側。以彰大義。以秩大典。下部議處。○總督李化龍大集

人武於重慶盟神作軍誓登壇部署出師是役也分五
監六師以入道進討推官高折枝以南川兵進據桑木
帥馬孔英繼至再隊金子垠連勝高坪克海門關以逼
賊巢帥劉挺進蒸江破三洞與賊父子遇連戰皆捷取
婁山關入其養馬城帥吳廣進合江用間降安羅三寨
擊斬賊將郭通緒入崖門再擬牛水塘樓賊于西而逼
其後戶帥陳璘進備橋掃四牌七牌苗下長坎躡青蛇
營大小三渡設牌柵以防賊逸童元鎮進烏江戰不利
合水西兵勝于母猪圍帥李應祥亦招降夷進戰有功
諸將畢集海龍圍下李化龍適逢父喪詔以墨緣視師

斯時八路

兵大集關

下繫長圍

困之應龍

又于上圍

三守然然

能離散

效尤工

谷聲月

責戰益急。六月，緹連破外關，廣奔潛師攻圍，遂入大城。應龍自縊死，檻其妻孥黨屬，俘京師播賊平。

進兵纔百，日獲賊巨魁一，生致諸郡部落酋千一百，有奇。俘賊屬五千五百，有奇。招賊十二萬六千，有奇。獲牛羊生口一千有奇，招降民一十二萬有奇，拓地千餘里。

湖廣騰驤衛百戶仇享奏與國州土民徐昇等朋搦黃金巨萬內有唐相李林甫夫人楊氏誥命金牌金章金香爐等物，尚有左右金銀窖未開。上曰：查明銀兩，一半留與本省兵餉賑濟支用，一半解進應用。

徐昇之福也。在西塞山地名古墓，係元衛公呂文德其夫人，係楊氏，止得金盃一、金盃一、金牌一、金絲角一、銀兩定計二十七兩。蓋緣程氏葬衛國公之側，意謂夫人尚有若許之金，國及亭無殉葬之物，亦人捕

風捉影張大其詞以動
宸聽後撫按題免開襖

降湖廣守道萬振孫三級承天府知府王禹聲某縣知
縣鄒光弼一級承天守備杜茂勅奏地方黑夜聚眾鼓
噪豎旗吶喊鳴鑼以致城門不閉等事 上怒提問守

門千戶而降諸司○礦稅方興南京守備太監下廬州

問六安州礦有無狀合肥人教知府具地圖上言六安

有礦 高皇帝恐人盜採有傷 皇陵來脉故六安衛

中特重巡山之任不敢妄議開取圖上奉旨凡係 皇

陵來脉俱不許開○以鄭汝璧爲延緩巡撫延緩塞千

二百里黃台吉鉄雷火落赤諸酋互市寧夏而帳落在

合肥人智
礦地進情
述其名

延緩界西則卜石鬼。屯套河東則莊禿賴偏頭關。則剪
牙氣。愚弄諸虜爲患。汝壁悉按其情形。制禦中窳。齒炒
忽兒犯孤山。擊之殪其愛子。火落赤。犯寧塞擊之。生
縛百餘人。已復犯懷遠。擊之前後斬級甚多。虜卒受款
市市賞有差不過予。

吏部尙書李戴請查革本部積弊。吏弊之多皆因四司
官速轉不及詳察。以積年之吏欺數月之官。雖有條陳
總歸廢閣。乞裁頂首減冗員。○湖廣稅監陳奉厚歐襄
陽府通判邸宅奉徑提宅至府。毀裂冠裳。蓬頭赤腳。立
于本監二門之外。要打五十。知府盧學禮知縣江英發

內監之案
橫殺夫而
承更書

跟入又得襄府承奉三人當面救解始放本官憤恚欲

死

奉明旨內原無歸制府官之語乃敢擅自稱辱令
既足亂髮無異囚隸國家紀法至此事然矣。

禮部尚書余繼登卒贈太子太保謹文恪

皇長子出
爾講學

十一月皇長子出闕講學出闕時率以漏下四鼓爲期
遇嚴冬大雨未嘗傳免長隨內官每用綿袍把持而出
講官至爲淹涕皇長子夙夜其勤將就罔間經書熟
簡精通寫敎務極端楷對屬確中音律每講畢侍班司
禮入奏皇上喜動天顏做對每用御筆圈點是日之
講大風寒諸講官立殿門外時煖耳未賜爐火亦未舉

○城何抄
○河年且長
○大言家火
○建府屬豐

皇長子方出禁甚講官郭正域。既入大言。殿下宗廟
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若中寒得病。豈不肩越大
甚。唱班役速取火禦寒。時中官各圍爐密室。特無人倡
率不敢明用。聞郭言而兢出火環向講事完。上聞亦
不罪也。○吏部等衙門奏言去歲楚民洶洶。皇上一
易中使。楚地帖然。無他以用。合得宜故也。今天下最爲
民害。萬人所指者。遼東之高淮。淮上之陳增。廣東之李
鳳。陝西之梁永。雲南之楊榮。五人之惡。皆不減陳奉天。
下小民不堪擾害。因此歸怨。皇上請以王忠代高淮。
不然則張燁亦可。請以魯保代陳增。不然則暨祿亦可。

請以李敬代李鳳。不然則劉忠亦可。請以趙欽代梁永。不然則黨存仁亦可。楊榮之差。則以萬里孤懸之鎮。付之鎮巡官。照額代進。亦可。如此可救蒼生倒懸。一半收天下人心。一半不報。

十二月。戚臣鄭國太疏請。皇子先冠婚。後冊立。科臣王士昌糾之。罪禮部朱國祚。以國太顛倒其辭。與。明旨相背。恐釀無窮之禍。不報。○獻播酋俘于闕下。刑部尚書。蕭大亨。請剉應龍屍。磔朝棟等于市。梟示各夷。併戮田氏馬千驍等。從之。○總督李化龍條上。撫州善後十二事。其地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遵義領州。

一日真安州縣四日蕙菴、緩陽、桐梓、仁懷、平越、領州一
日黃平縣二日涓潭、餘慶、維安、龍泉所改縣石阡又專
設播州兵備、岷遵義置威遠衛、建學增驛、其地西南左
接水西、右逼永寧、犬牙相錯、水西向侵播州、水煙、天旺
及它甌脫、頗衆、蜀黔爭執經界、數年始定。○國子監司
業、傅新德奏請易孔廟以琉璃、從之。先是關里孔廟歷
代以來、咸脩廢墜、至大學士李東陽致祭、言後簷下皆
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入廟清肅莊嚴、非佛官可擬。
至巡按鄭汝璧、連標等復開甕城重門、以闢神路。至是
易以琉璃、奕然一新。

梁尔督我
而兼操梁
劫并專將
推矣

辛丑萬曆二十九年正月、遼東稅監高淮恃寵恣橫、劾罷總兵某、兵科給事侯先春奏言、本朝鎮帥皆廷推、設有不法、撫按交章、兵部謀處、以俟、宸斷、今以橫璫片辭、微中旨黜罷、則將權日益削、邊事日益非、上怒、謫爲廣西按察司知事、○陝西稅監梁永捏奏咸陽知縣滿朝薦、藍田知縣王邦才、滿朝薦爲令、甚得民心、與永相齟齬、被逮時、縱騎止灤上、宗室士民、毋慮數萬人、因永署永窘甚、有司爲誑楚計、以脫永、又多方解、朝薦得就檻車、邦才砥勵廉節、發奸剷惡、亦與永相左、故並逮之、

高汝棻曰永之驛樓地方也。卽夷虜盜賊不足以論其橫門盡畫扇加之木石市無行人惟支房馬戶以有司供應者卒反縛倒懸村以馬箠無數梁山一帶原非曠地永奏報開採要挾虛認年年征解民甚苦之至僻邑貿廷不便立有數處會場或不過幾日皆民間粗賤之物永聞知差叅隨虎棍任意搶掠有販羊毛人用小尖刀刺股數處創甚昇以見官竟無可誰何及商賈聞然羣起始稍逸去他日仍持縣官索賄而後已。

二月會試以吏部左侍郎馮琦禮部侍郎曾朝節充主試官取許儼等三百人○大學士趙志舉致仕回籍以禮部尙書朱賡爲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以誠王衡曾可前等及第出身有差○兵部尙書蹇達疏奏稅監高淮招納亡命數百人

皇明治世... 三朝老王... 以寒月行滄土。庶產不及中人者。推牛釀酒以獻。小不如意。席捲相載。其家如洗。甚則榜笞如雨。暴骨草野。父子老弱。保虜相隨於路。每言上許爲鎮守。其威內挾。其勢外布。籍口入貢。從五百騎。悉環甲持滿。次廣渠門。遠近震駭。進退不請。拔行不顧。逆節萌生。雲焰必張。遼人莫保首領。有走虜闖匿耳。無遼且無繭。如京師何。又曰。淮徵稅三萬有奇。私賦倍之。每虜市奪其善馬。駕者強勒堡軍。以重價購。遼人正怨。思亂請。亟召還京。治其羽。豎宋希曾輩不報。○雷擊折天壇燈竿。

起工部尚書曾同享。爲南京吏部尚書。先是九門成亨。

已加太子少保。廷推吏部尚書命且下。會其躬乾亨上疏。裁定武弁之冗濫者。衆諫而御史以爲言。卒引病乞歸。戊戌且起南冢宰。五辭不就。茲特起前官。三辭不允。適嘆曰。兩召不赴。非人臣也。遂入留都。與乙巳內計。○松虜寇邊。陝西督臣李汶約宣雲四鎮兵禦之。遂空松幕。復其地。虜大巢三日。套日海日松聲勢相倚。又東結搭酋。西挾番爲援。汶疏請宣雲督臣約勒搭酋。毋黨虜。以計詒降。諸番五萬餘。卽用其酋長。并力賊虜。而內聯終四鎮。率然響應。一鼓殲之。別創城堡。據要害。以蔽莊涼。關爲內地。而盡撤舊戍。黃河以外。無煩亭堠。虜亦相

率叩關悔罪。○總督尚書蹇達疏奏內臣不得豫政。與兵祖訓炳如日星。高淮矯制侵官。開囊與戎。嚴爲禁錮。庶無養患。達方與撫臣以西虜班白二酋。連東虜人犯。商所以制禦之策。而淮忽自疏其拱邊調度兵食指揮諸將務詡功伐。達怒甚。故有是奏。疏人不報。○國子監祭酒楊道賓請東官行齒曹禮不報。○湖廣武昌兵備僉事馮應京。叅內監陳奉大逆十罪。疏留中。陳奉亦奏應京故違明旨。撓阻多方。受賄陰蓄打手。假兵焚劫。微服私行等事。上曰。馮應京抗違阻撓。凌辱欽使。降雜職邊方用。○華知縣王之翰。通判別宅爲民。迫僉事。

馮應京至京，下于理。○南京吏部尙書裴應章卒，贈大

子太保。

應章聞之，清流人當在兵垣，論兵事勝情，皆鑿鑿可見。施行，又以尺撤定罪卒之變，說者擬于郭侯、陝州之事，單騎入軍云。

經史子

雲南緬夷莽達刺，侵逼三川，煽誘岳鳳、順寧士舍罕度，爲莽內應。上遣調節子龍、劉綰、兵禦之。緬夷恃其險遠，兵力強盛，侵逼三宣，而隴川多氏爲岳鳳父子煽誘，折入緬中。于是據隴西破順寧，滇中大震。二將王子龍先復順寧，劉綰亦以計誘岳鳳及其子曩烏，縛獻闕下。緬夷平。○羽林指揮王遇柱與奸民吳良輔等請括椒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五 顯皇帝

三六

寧稅契。上命守備內臣邢隆往勾核。良輔扶詐欲與偕行。巡撫曹時聘疏爭迺止。奸弁王遇桂又以稅契及高淳馬場爲言。隆復欲往勘。且治行矣。時聘力言亦輟。小璫劉璉者。聲言被隆檄。旦暮當出。時聘告各邑璉果出。毋得給一人一騎。其從役皆追治。璉竟不敢出。嘗是時璫入深聞無筭禍不可言。○姑蘇机戶以加稅歐死。委官王建節有司緝獲亂首。葛臣服辜。事旋定。礦稅方行中。貴人在山無所得。則議令民包賠。民已洵洵思亂。徽人程守訓者。以無賴子附麗璫。縱橫肆暴。至反噬御。史志得文張等婪斂弄江南稅專。并屬織造孫龍。不特

遣而一時罷開官吏多援守訓進所在關津各有委官
而王建節據封門外之滅渡橋無論往來商賈即持豚
鷄疋布入市皆爲剝削衆不勝憤憤乃集數百人擊建
節至死併燔其室廬城中大擾太守出撫諭而爲臣者
挺身服辜衆稍解○長陵明樓火

按是時中官扶利權墜山伐冢甚饒刺膚海內呻吟
愁嘆自監司郡守及青衿士皆無辜收係禁獄意長
陵在天之靈慘不忍聞
故雷火見異以相警耳

緬酋平 上御門樓受俘磔諸市傳首九邊昭示天下

○奴兒哈赤請補雙貢自哈赤日益強潛有并吞海西
意北關那林孛羅與南關猛骨孛羅方酣于鬪猛骨不

支以子女質奴。酋請兵。那林忿。布飛語。謂酋且執部
夷。以激怒奴。奴信其言。遂執酋。置寨中。盡掠其資。尋
獲酋妾三人。曰法賴。曰松代。曰速代。射殺法賴。而留
松速。迨中朝宣諭。願歸酋次子。革把庫。及夷部百二
十家。願以女。女。酋長子。吾兒。忽答。于是撫忽答保塞。
那首亦願歸。榜勅書六十道。請補雙貢。加故事。然忽答
名雖婚。寔羈之。南關不絕如綫。奴益旁囓諸夷矣。

禮部右侍郎郭正域疏言。世宗朝。羈內臣鎮守。及珠池
貢物。授驛遞。濫奏帶開銀場者。按問譴戍。不貸。備在寔
錄寶訓。幸罷諸中使。以杜亂萌。不報。

十月十五冊立皇長子爲皇太子暨冊封親王。王惠王桂王詔告天下。○加蒞聖宣文明肅貞聖獻皇太后。○存問大學士申時行。○二十八日皇太子加冠福瑞等王并冠。

會典皇太子冠禮皆設冠席醴席于文華殿內。今文華殿既爲皇上臨御遣官之地則席移于殿之東序在皇太子一向講讀之所親王冠禮舊在皇極門之東廡若皇太子于文華殿東序則四王之禮又不得不移于文華殿之西序但西序勢逼窄百官班次不能盡容相應候賀皇太子禮畢百官賜吉服文武大臣堂上官及近侍官拜于西丹墀內庶僚拜于文華殿門外近西行禮。

以內監睿保司兩淮鹽政兼南京浙江織造請專勅與闕防禮部持爲不可侍郎郭正域往白內閣內閣曰

勅去矣。正域曰：爲之奈何？朱廣曰：勅中多勅戒語，正域又曰：今文武臣奉勅者，孰無勅戒，能一一奉行否？何望于闕退而具奏。南京、浙江各有內臣，各有職司，替保欲任二職部兩地，倘諸闕效尤，以請將誨爭無已，時非禮也。下其事闕防，得無給○上徵稅監高淮還京總督蹇達，迨其黨宋希曾、徐文勝二人衆撲殺焉。斯時淮以進方物爲名，欲率其練甲至國門，人情震恐，當事以聞。貴淮毋得妄動，乃召淮還。淮還而宋希曾度速遶人不容謝病，廣寧將竄，奴酋爲中行說，達上論淮先撤守，臣懸購兩惡下獄。其黨徐文勝除結力士，李希曾

衆知狀。木石交下。兩奸駢死。淮之未歸也。辱監司郝太
猷弟衆憤而噪。甘心于淮。迫脅主事李如檜。通判王修
行。蔽以行。又達命叅將米萬春。李登。監淮至登州。二十
里。遇淮。淮潛居延壽寺。關上意兩人以君命不敢宿

亦

促之。激太死也。達知其必藉爲口實。上疏言淮駐私軍
萬皆殺其家。竇垣之龍窩。或轉寄京師。其惡黨尚數
十人。并請逮治。淮遂誣奏同知王邦才。叅將李獲陽。
掠共贖物。○又憾永平知府高邦佐。不爲禮。并誣
之。上命緹騎追訊。